

宋書

三十四

宋書

列傳二十六卷之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六

宋書六十六



臣沈約

新撰

王敬弘

何尚之

王敬弘琅邪臨沂人也與高祖

故稱字曾祖

廩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
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
性恬靜樂戶水爲天門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
弘之郡立時爲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

宋書傳二十六

一

錢

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爲
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
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累日不回意甚好之轉相
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塘縣界玄輔政
及篡位屢召不下高祖以爲車騎從事中郎徐州
治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
宗協亦有高趣道規竝以事外相期嘗具酣飲致醉
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即更引還重甲
初讌召爲中書侍郎始攜家累自作塘還京邑久

之轉黃門侍郎不拜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出爲
吳興太守舊居餘杭縣悅是舉也尋徵爲侍中
高祖西討司馬休之敬弘奉使慰勞通事令史
潘尚於道疾病敬弘單船送還都存亡不測有
司奏免官詔可未及釋朝服值赦復官宋國初
建爲度支尚書遷太常高祖受命補宣訓衛尉
加散騎常侍永初三年轉吏部尚書常侍如故
敬弘再被除召即便祇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
高祖嘉其志不苟違也復除廬陵王師加散騎

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又除
祕書監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本州中正
又不就太祖即位又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
大夫領江夏王師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
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
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
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悅六年
遷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
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侍中特

進求減親信之半不許及東歸車駕幸治亭餞
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曰
伏見詔書以臣爲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
悸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
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
外英秀應選者多且被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
私愚朽污辱清朝嗚呼微臣永非復大之一物
矣所以牽曳闕下者實瞻望聖顏貪繫表之
旨臣如此而歸夕死無恨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

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京師上
表曰臣比自啓聞謂誠心已達天聽竚邈未蒙在
宥不敢宴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爲
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惛耄志與願違禮
年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況於在國伏願陛
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迴聖恩賜反其所則天
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申
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

於蠻荆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
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
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丘
壑謹冒奉表傷心以之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
山時年八十追贈本官順帝昇明二年詔曰夫
塗祕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懋禮彌昭故侍
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沖簡
識寓標峻德敷象魏道藹丘園高挹榮冕凝
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廷賞聲

華在詠而嘉彖闕文猷策韜裏尚想遙芬興
懷寢寤便司詳定輝論式旌追典於是論爲文
貞公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相立謂之彈棊
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
謂之王東山太祖嘗問爲政得失敬弘對曰天
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常使二老婢
戴五條五瓣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女適尚書
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
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閣不

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它室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旣至閣復不見恢之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瓚之世祖大明中

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瓚之弟昇之都官尚書昇之子延之昇明末爲尚書左僕射江州刺史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潯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瓛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蚤卒奉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竝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爲常至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民

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竝全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稱其

清身潔已元嘉八年卒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樗蒲旣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遊處家貧起爲臨津令高祖領征南將軍補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太祖即位出爲臨川內史入爲黃門侍郎尚

書吏部郎左衛將軍父憂去職服闋復爲左
衛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
爲太祖所知十二年遷侍中中庶子如故尋改
領游擊將軍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
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尹立
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
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
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女適劉湛子
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之徙回

之爲祠部尚書言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
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晔任參機密尚
之察其意趣異常白太祖宜出爲廣州若在內
豐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
曰始誅劉湛等方欲超昇後進晔事跡未彰便
豫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
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晔後謀
反伏誅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國子祭酒又
領建平王師乃徙中書令中護軍二十三年遷

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歲造玄武湖上欲
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
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諫宜加休
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為勞時上
行幸還多侵夕尚之又表諫曰萬乘宜重身不
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
夜羣情傾側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
古今深誠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
切諫且臣等碌碌每存順嘿耳伏願少採愚誠

思垂省察不以人廢適可以慰四海之望亦優詔
納之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
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
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
同尚之議曰伏覽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
利自倍實救弊之弘筭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涔
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與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
豈假數多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
濟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有弊凡創

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眾矯物而可久也泉
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
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盡一難用遵行自非急
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
貨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
不過匱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
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彌增
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成大小多品
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
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
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
慮翦數書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
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
屬所急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
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
禽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
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吏部尚書庠炳之
侍中太子左衛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

史中丞何承天大常都欵叔竝同尚之議中領
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
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
資用彌便但鑠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糜散洒滅
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
不普用其數本少爲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
遐旣具金鎡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
之矣用彌曠而化員愈狹加復競竊翦鑿銷毀
滋繁刑禁雖重茲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

日處啓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誠由化員貴
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爲弊轉深斯實親
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
國傳難朽之實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
自絕施一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
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
便乃罷五年遷左僕射領汝陰王師常侍如故
二十八年轉尚書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
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

之不能固志太子左衛率袁淑與尚之書曰
昨遣修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
亦事難斯貴俾踈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龍養
山衛淪慙乎曩篇規迨休告雪滌素懷冀尋
幽之歡畢一玄之適但淑逸操偏迴野性夢滯果
茲冲寂必沈樂意歸然而已議塗聞者謂文人
微明未耗與業方籍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
務舍南瀕之操淑此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
無誤尚之宅在南澗寺側故書曰云南瀕毛詩所

謂于以採蘋南澗之瀕也詔書敦勸上又與江
夏幸我恭詔曰今朝賢無多且羊孟尚不得告
謝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許邪義恭荅曰尚之
清忠貞固歷事唯允雖年在縣車而體獨克壯未
相申許下情所同尚之復攝職羊即羊玄保孟
即孟顓字共重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顓不就徵
辟昶死後起家為東陽太守遂歷吳郡會稽丹陽三
郡侍中僕射太子詹事復為會稽太守卒官贈
左光祿大夫子劭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

適彭城王義康巴陵哀王休若尚之既還任事
上待之愈隆是時復遣軍北伐資給戎旅悉以
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時三方與義
將佐家在都邑破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竝
得免世祖即位復爲尚書令領吏部遷侍中左
光祿大夫領護軍將軍尋辭護軍加特進復以
本官領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
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竝
應從誅尚之上言昌刑罰得失治亂所由聖賢留

心不可不慎竺超民爲賊既遁走一夫可禽若反
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
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
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與尚始
末無論者復成何異陸展盡質復灼然使同之
巨逆於事爲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苟有所
懷不敢自默超民坐者由此得原時欲分荊州
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爲宜在巴陵
尚之議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梁攻

寔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為一州鎮在夏口既有見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荊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竝為利便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密邇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為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荆以闔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竝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復合三州上不許大

明二年以為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効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論議往反傳於世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既以致怨亦以此見稱

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疾篤詔遣侍中沈懷
文黃門侍郎王釗問疾薨于位時年七十九追
贈司空侍中中書令如故謚曰簡穆公子偃別
有傳尚之弟悠之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琅邪
王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曰吾與義興直恨
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
不能唯賢叔耳悠之弟愉之新安太守愉之弟
翌之都官尚書悠之子顥之尚太祖第四女臨
海惠公主太宗世官至通直常侍

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荆
楚揚土自廬蠡以北臨海而極大江荆部則包
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鄧塞民戶境域過半於天
下晉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陝
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以
義宣藉西楚疆富因十載之基嫌隙既樹遂
規問鼎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潘城既剖盜竇
入單閭外之寄於斯而盡棄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
至親在外事不患疆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雖

列傳第二十七

宋書六十七

臣沈約

新撰

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瑒生而不慧爲祕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其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得生靈運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除貲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爲記室參軍毅鉞江陵又以爲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高祖版爲太尉參軍入爲祕書丞坐事免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爲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軍咨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其序曰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是故升平難於恒運剥喪易以橫流皇晉

河汾來遷吳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
援之望東周有三辱之憤可爲積禍纏覺固以
久矣况迺陵塗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
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爽相國宋公得一居貞
回乾運軸內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區宇未統
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
瑞景徵於是仰祗俯協順天從北興止戈之師
躬暫勞之討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
九伐申命六軍治兵于哀畿次師于汜上靈檣
千艘雷輜萬乘羽騎盈塗飛旄蔽日別命羣帥
誨謨惠策法竒於三略義秘於六韜所以鉤棘
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發走鉞隼於滑臺
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
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
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
於先雅靡監賴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
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淮逝薄泗汭詳觀
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昔皇祖作

潘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勲由仁積年月多歷市
朝已改未爲洪業纏懷清曆於是采訪故老尋
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
賦撰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
申譖事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珪以徹疆
歷尚代而平顯降中葉以繁昌業服道而德徽
風行世而化揚投前蹤以求冀省輜質以遠傷
睽謀始于著蔡違用舍於行藏庇常善之罔棄

憑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偕煦賞彌久而愈私
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歲蕤引蔓穎於松上
摧纖枝於蘭逵施隆貸而有渥報消塵而無期
歡太階之休明穆皇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
定隅內外旣正華夷有殊惟昔小雅逮于班書
戎蠻孔熾是殛是誅所以宣王用棘於獫狁高
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自塞及平闕郊伺

鄙

慕攜王之矯處階喪亂之未寧竊疆

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崑崙澠以制險據繞雷而作

局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塋侯太平之曠
期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瀆乾假照於三辰
水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敷哲當阜
昧而經綸揔九流以貞觀協五才而平分時來之
機悟先於介石納隍之誠一援於生民龜筮允
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樹牙選徒秉
鉞抗於弧矢罄楚孝之心智戈棘單吳子之精
靈迅三翼以魚麗襄兩服以鴈逝陣未列於都
甸威已振於秦薊灑嚴霜於渭城被和風於洛
汭就終古以比猷考墳冊而莫契昔西怨於東
徂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之恒情動萬乘之幽
思歌零雨於豳風興採薇於周詩慶金墉之凱
定眷戎車之遷時佇千里而感遠涉弦望而懷
期詔微臣以勞問奉王命於河湄夕飲餞以俶
裝且出宿而言辭歲旣晏而繁慮日將邁而戀
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履長於庭階冒沈雲之晡
藹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湍而疑清風矜籟以揚
哀情在本而易阜物雖未而難懷眷余勤以就

路苦真愛來其城頽爾乃經雉門啓浮梁眺鍾巖
越查塘覽永嘉之系維尋建武之緝綱于時內
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橫流庶萌分析主晉有
祀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七辭厄元誕德以膺
緯肇回光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興繼代以消
逆簡文因心以秉道故沖用而刑廢孝武捨己
以杖賢亦寧外而治內觀日化而就損庶雍熙
之可對閔隆安之致寇傷龜玉之毀碎漏妖凶
於滄洲纏輿難而及亂紀時焉依於晉鄭國有蹶

於百里賴英謨之經營弘兼濟以忘已主寰內
而緩虞澄海外以漬淳至如昏侵蔽景鼎柞傾
基黍離有歎鴻鴈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順動
而履機率駿民之思効普邦國而同歸湯積靈
之穢氛啓披陰之光暉反平陵之杳藹復七廟
之依稀務役簡而農勸每勞賞而忠甄變時雍
於祖宗

掃逋醜於漢渚滌僭逆

於岷山羈巢處於西木引鼻飲於源淵惠要棘
而思躡援冠弁而來處視治城而北屬懷文獻

之收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譬觀曲
而識節似綴組以成章業彌纏而彌微事愈有
而莫傷次石頭之雙岸究孫氏之初基幸漢庶
之漏網憑江介以抗維初鵲起於富春果鯨躍
於川湄匝三世而國盛歷五僞而宗夷察成敗
之相仍猶唇亡而齒寒載十二而謂紀豈蜀滅
而吳安衆咸昧於謀非羊獨悟於理端請廣武
以誨情樹襄陽以作藩拾建業其如遺必萬里
而誰難疾魚魯荒之詖辭惡京陵之譖言責當朝
之憚貶對曩籍而興歎敦怙寵而判違敵旣勅
而國圯彼問鼎而何階必先賊於君子原性分之
異託雖殊塗而歸美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亂其
如矢謝昧迹而託規卒安身以全里周顯節而
犯逆抱正情而喪已薄四望而尤眇歎王路之中
鯁春蠶千越之妖燼敢凌蹈於五嶺崩雙嶽於中
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霆於帝坐飛芒鏃於
宮省于時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
痛於文勤城墉闕於素備安危勢在不侔衆寡

形於見事於赫淵謀研其神策緩轡待機追
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殲滌穆京甸
以清晏撤多壘而寧役造白石之祠壇對二豎
之無君踐掖庭以幽辱凌祧社而火焚愍文康
之罪已嘉忠武之立勳道有屈於災蝕功無謝
於如仁訃落星之饗旅索舊棲於吳餘迹階阼
而不見橫榛卉以荒除彼生成之樂辰亦猶今
之在余慨齊吟於爽鳩悲唐歌於山樞弔僞孫
於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時運師以伐罪偏投書
於武王迄西北之落紉乏東南以振綱誠鉅平之
先覺實中興之後祥據左史之攸徵胡影迹之
可量過江乘而責始知遇雄之無謀厭紫微之宏
凱甘陵波而遠遊越雲夢而南泝臨浙河而東浮
殼連弩於川上候蛟龍於中流爰薄方輿廼屆歐
陽入夫江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曼曼
泝江流之湯湯游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張眷
北路以興思看東山而治目林叢薄路逶迤石參
差山盤曲水激瀨而駿奔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

之無偏怨歸流之難濯羨輕魴之涵泳觀翔鷗
之落啄在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緬邈於是抑
懷蕩慮揚摧易難利涉以吉天險以艱于敵伊
阻在國斯便勾踐行霸於琅邪夫差爭長於黃
川葛相發歎而思正曹后愧心於千魂登高堞以
詳覽知吳淖之衰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后之
賊聖藉臨鐵之殷阜臨淮楚之剽輕盛几杖而
弭心怒抵局而遂爭忿爰盎之扶禍惜徒傷於
家令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正褒漢藩之治
民竝訪賢以招明侯文辯其誰在曰鄒陽與枚生
據忠辭於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敷高才於兔園
雖正言而免刑闕里旣已千載深儒流於末學欽
仲舒之睟容遵縫掖於前躅對園囿而不闕下
帷幙而論屬相端非之兩驕遭弘偃之雙厖恨有
道之無時步險塗以側足聞宣武之大閱及師旅
於此屢自皇運之都東始昌業以濟難抗素旄於
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之墜緒故黜昏而崇
賢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旃德非陟而繼宰

躡禹其必顛造步兵而長想欽大傅之遺武
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民志應而願稅
國屯難而思撫譬乘舟之待楫象提釣之假縷
揔出入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語弘九流以擦四維
復先陵而清舊宇却西州之成功指東山之歸
子惜圖南之啓運恨鵬翼之未舉發津潭而迥
邁逗白馬以憇舫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
薄甬城城坡陀兮淮驚波平原遠兮路交過面
芄野兮悲橋梓遡急流兮苦磧沙負千里而無
山緬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徑覩生煙而知墟

謂信美其可娛身少長於樂土實長歎
於荒餘 具瘁值歲寒之窮節視曾雲

之崔魏聆悲飈之掩屑彌晝夜以滯淫怨凝陰
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明光於躋月眷轉蓬
之辭根悼朔鴈之赴越披微物而疚情此思心其
可說問徭役其幾時駭閱景於興沒感曰歸於
采薇子來思於雨雪豈初征之懼對其鶴鳴之
在埵 踰宿鶩吾楫於邳鄉奚車正以

事夏虺左相以輔湯綿三代而享邑厠踐土之
一匡嗟仲幾之寵侮遂捨存以徵亡喜薛宰之善
對美士彌之能綱升曲垣之逶迤訪淮陰之所都
原入跨之達恥俟遭時以遠圖捨西楚以擇木迨
南漢以定謨亂孟津而魏滅攀井陘而趙徂播
靈威於齊橫振餘猛於龍且觀讓通而告狶曷
始智而終愚迄沂上而停柩登高圯而不進石幽
期而知賢張揣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
於雲何豈無繫於清霄直有槩於貞吝始熙
績於武關卒敷功於皇胤處夷險以解挫弘憂
虞以時順矜若華之翳晷哀飛驂之落駿傷粒
食而與念眷逸翻而思振戾臣山而東顧美相公
之前代嗟殘虜之將糜熾餘焮於海濟驅鮎稚
於淮曲暴鯁孤於泗溢託未命 雲冀靈武
之北閔惟授首之在晨當盛暑而選徒肅嚴威
以振響漸溫澤而沾腴旣雲撤於胸城遂席卷
於齊都曩襄四關其奚阻道一變而具季傷炎季
之崩施長逆布以滔天假父子以詐愛借兄弟以

僞恩相魏武以譎狂妄謨奪於東藩桴未譟於
東郭身已馘於樓門審貢牧於前說證所作於
舊徐聆泗川之浮磬翫夷水之蠙珠草漸苞於
熾壤桐孤榦於嶧隅慨禹迹於尚世惠遺文於
夏書紛征邁之淹留彌懷古於舊章早商伯文於
故服咸徵名於彭殤眺靈壁之曾峯投呂縣之
迅梁想蹈水之行歌雖齊汨其何傷啓仲尼之
嘉問告性命以依方豈苟然於迂論聆寓言於
達莊於是濫石橋登戲臺策馬釣渚息轡城隅
永感四山零淚雙渠怨物華之推驛慨舟壑之
遞遷謂徂歲之悠闊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
徽德爰識沖而量淵降俊明以鏡鑑迴風猷以
昭宣道旣底於國難惠有覃於黎元士頌歌於
政教民謠詠於渥恩兼採芑之致美協漢廣之
發言彊虎氏之搏翼濁雲網於所禁驅黔萌以
蘊崇取園陵而湮沈錫殘落於河西序淪胥於
漢陰攻方城而折肩優譙穎其誰任世闕才而
貽亂時得賢而興治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而

枉志體飛書之遠情悟犒師之通識追明達之
高覽契古今而同事拔淵謨於潛機騁神鋒於
雲旆驅斥澤而風靡蹙坑谷而鳥鼠中華免夫
左衽江表此焉緩帶旣剋黜於肥六又作鎮於彭
沛晏皇塗於國內震天威於河外掃東齊而已
寧指西嶺而將秦值秉均而代謝寔大業之興
廢心無忝於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哲之不
伐奉宏勳而是稅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
袂屈盛績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訪曩載於宋
鄱採陽秋於魯經晉申好於東吳鄭馮威於南
荆故反師於曹門將以塞於夷庾納五叛以長寇
伐三邑以侵彭美西鉏之忠辭快韓厥之竒兵
追項王之故臺迹霸楚之遺端挺宏志於揔角
奮英勢於弱冠氣蓋天而倒日力拔山而傾湍
始颺起於勾越中電激於衡關興偏慮於攸吝
忘即易於所難忌陳錦而莫照思反鄉而有歎
且夫殺義害嬰而愞豐疑縹賢不策夫位誰時
造理屈而愈閉方怨天而懷悲對駿驂以發憤傷

虞誅於末詞陟亞父之故營諒謀始之非託遭
衰羸之崩網值威炎之結絡迄皓首於阜陵猶
謬覺於然諾視一人於三傑豈在己之庸弱置
豐沛而不舉故自同於俎饌發下口而游歷迄
西山而弭轡觀終古之幽憤懷元王之冲粹丁
戰國之權爭方括心於道肆學浮丘以託德友
三儒以成類潔流始於初源累仁基於前美撥
楚族之休熨傳芳素於來祀彊見譽於清虛德
致稱於千里或避寵以辭姻或遺榮而不仕政
直言以安身駿絕才以喪已驅信道之成終表
昧世之虧始悟介馬之已蹙則不俟於終日既
防萌於未著雖念德其何益爾乃孟陬發節雷
隱蟄驚散葉萋柯芳藹飾萌麥萋萋於旄丘柳
依依於高城相睢鳩之集河觀鳴鹿之食苹沂
泗遠兮清川急秋冬近兮緒風襲風流蕙兮水
增瀾諱愁衿兮鑑戚顏愁盈根而溘際戚發條
而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言旋荷慶雲
之優渥周雙七於此季陶逸豫於京甸違險難

於行川轉歸弦而眷戀望脩檣而流漣願關鄴
之遄清遲華鑿之凱旋穆淳風於六合溥洪澤
於八埏頌賢愚於大小順規矩於方圓固四民
之獲所宜稅稷於萊田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
之易痊長守朴以終稔亦拙者之政焉仍除宋
國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
輒殺門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為侯食邑五
百戶起為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靈運為性
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

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
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
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
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
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
諸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
詩詠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
燿弘微等竝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竝葬始寧
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將營別業傍山

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
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
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遠近欽慕名動京
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曰古巢居穴處
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
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忘也黃屋實不殊於
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
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
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
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
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
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
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曰不
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謝子卧疾山頂
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
故物爲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
咸其常合宮非縉雲之館衢室豈放勛之堂邁
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却粒願追

松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廼語種以免憂判身

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既寡

聽鶴之塗何由哉理以相得為適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所以為笑孫權亦謂周瑜公瑾

與孤意合夫能重道別輕物存理則志事古今質文可謂不同而此處不異縉雲放勛不以天居為所樂故合

官衢室皆非淹留鼎湖汾陽乃其所居之文成張良却料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陶朱范蠡臨夫之際亦語文

種云云謂二賢既權榮素故身名有判也牽犬李斯之歎聽鶴陸機頌成都眾大敗後云思聞華亭鶴唳不可

復得若夫巢穴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祛弊官

室以瑤琤致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於巖

壑幸兼善而罔滯雖非市朝而寒暑均也雖是

五十一

築構而飭朴兩逝易云上古穴居周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蓋

取諸大壯琤堂自是素故曰白賁最是上爻也此堂世異矣謂巖壑道深於丘園而不為巢穴斯非

得寒暑之適雖是築構無妨非朝市云云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

應璩作書邛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負銅陵

之奧卓氏充鈇規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徽之

觀徒形域之蒼蔚惜事異於栖盤至若鳳叢二

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千乘之

珍苑孰嘉遯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於兼

求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山流川之畔溝池自環竹木周布場園在前果園在後應據與程

文信書云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邛山託崇
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謂二家山居不得周貧之美揚
雄蜀郡云銅鑿而卓王孫採山鑄銅故漢書貨殖傳云卓
氏之臨邛公擅山川楊雄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鉅
裂帛為衣曰覘金谷石季倫之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
木池沼水碓其鎮下邳時過遊賦詩一代盛集謂二地雖珍
麗然制作非拙盤之意也鳳臺秦穆公時秦女所居以致
簫史叢臺趙之崇館張衡謂趙築叢臺於前楚建章華於
後楚之雲夢大中 居長飲賦楚靈王遊雲夢之中息於
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濤南望
巫山之何遂造章華之臺亦見諸史淮南青丘齊之海外皆
獵所司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徬惶乎海外漳渠史起為
魏文侯所起既水之所淇園衛之竹園在淇水之澳詩人所載
橘林蜀之園林揚子雲蜀都賦亦云橘林左太冲謂戶有橘抽
之園長洲吳之苑囿左亦謂長洲之茂苑因江海洲渚以為苑
園 故 表此園之珍靜千乘燕嬉之所
非 憇止之 且山川亦 覽明達之撫運乘機減而理
不能兼茂隨地勢所遇耳

默指歲暮而歸休詠宏微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
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

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傅既薨
建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
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 仰前哲之遺訓俯性
申高棲之意經始山川寶基於此

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閑愧班
生之夙悟慙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志乘
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捷清曠於山川 謂經始此

此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
入宴息莊周云自事其心此二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
故曰夙悟尚平夫能去累故曰晚研想遲二人更以年衰
疾至志寡求拙曰事井可山 居曰與知遊別故曰謝平生

就山川故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汀面山背

阜東阻西傾抱含吸吐款跨紆縈繚聯邪亘側

直齊平楚公子之詞當謂江都之野彼雖有江

湖而乏山巖此憶江湖左右與之同而山嶽形

勢池城所無也往渚還汀謂四面有水而山背

阜亦謂東西有山便是四水之裏也抱含吐吸

謂中央復有川款跨紆縈繚謂邊背相連帶迂回

處謂之邪亘平近東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

正處謂之側直

塚石旁閔劓黃竹決飛泉於百仞森高薄於千

麓寫長源於遠江派深於近瀆上田在下湖

田口下湖在田之下下處並有名山川西谿南

谷分流谷鄣水賦入田口西谿水出寧縣西谷

鄣是近山之最高峯者西溪便是

谿之裏得石塚以石為阻故謂為塚石湖在西

谿之東從縣南入九里兩面峻峭數十丈水自

上飛下比至外谿封壘十數里皆飛流迅激左

右巖壁綠竹開劓在石湖之東谿逶迤

會以雙流縈以三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崿崩
飛於東峭盤傍薄於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揮白
沙而生漣雙流謂刻江及小江此二水同會於
排沙積岸成此洲漲表裏合是其良狀也
謂回丘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將崩江
中行莫不駭慄樂者縣政治之所在江近
西則揚賓接峯唐皇連縱室壁帶谿曾孤臨江

竹緣浦以被綠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

揚中元賓並小江之近處與山相接也唐皇便從北出室石室在小江口南岸壁小江北岸並在揚中之下壁高四十六色赤故曰

照澗而映紅曾山之西孤山水南王子所經始並臨江皆被以綠竹山高月隱便謂為陰鳥集柯鳴便謂為風也 近北則

二巫結湖兩智通沿橫石判盡休周分表引脩隄之透也

泉流之浩漾山巖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智周回

在西圻北邊浦出江並是美處義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經始處所猶在兩智皆長溪外智出山之後四五里許襄劉亦隔一

山出新塚橫山野舍之北面常石哥舍之西北巫湖舊唐故曰脩隄長谿甚遠故曰泉流常石幽 故曰下巖而回澤

裏智漫石數里水從上過故曰瀨石上而用 遠東則天台桐栢

方后太平二韭四明五奧三菁表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

靈凌石橋之蕤苔越榭谿之紆縈天台桐栢七縣餘地南帶海二韭四明五奧皆相連

接奇地所無高於五嶽便是海中三山之流韭以菜為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窓也五奧者曇濟道人蔡氏鄒氏謝氏

陳氏各有一奧皆相倚角並是奇地三菁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萬丈下有長谿亦是縉雲之流云此諸山

並見圖緯袖仙所居往來要徑石橋過指谿人跡之艱不復過此也 遠南則松箴樓雞唐岷

漫石崿嶮對嶺能孟分隔八極浦而遭回迷不知其所適

上欽崎而蒙籠下深沈而澆激樓雞在保口之上別浦入其中周回甚深四山

之裏松箴在樓雞之上緣江唐岷入太平水路上有藻布數百丈漫石在唐岷下鄒景興經始精舍亦是名山

之流崿嶮與分界去山八十里故曰遠南前嶺鳥道正當五里高左右所無就下地形高乃當不稱遠望能

山甚奇謂白爍尖者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公始精舍曇濟道人住孟山名曰孟埭芊署之 膠曰清

始

溪秀竹迴開巨石有趣之極此中多諸浦澗傍依
茂林迷不知所通欽崎深沈處處皆然不但一處
西則

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崐

漲緬曠島嶼綢沓山縱橫以布護水迴沈而縈

浥信荒極之綿眇究風波之聯合江從山北流窮上虞界謂之三

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謂海為百谷王以其善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為崐薄洲有山謂之島嶼即洲也漲者沙始起將欲成嶼縱橫無常於一處迴沈相縈擾也大荒東極故為荒極風波不恒為聯合也徒觀其

南術之 生幾 成衍 岸測深相渚

知淺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

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月朔望湯湯驚

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絕壁而起岑

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倒底而見壑此

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慙於海若南術是其臨江舊宅

門前對江三轉曾山路窮四江對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間西南角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狹處故曰生幾

勇門以南上便大閭故曰成衍岸高測深渚下知淺也江中有孤石沈沙隨水增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

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楚貳河靈河伯居河所謂河靈

懼於海若事見莊周秋水篇爾其舊居曩宅今園枌

槿尚援基井具存曲街周乎前後直陌直盡其東西

豈伊臨谿而傍沼迺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

茲境之最然葺駢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

戶以對遠嶺闢東窓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

水而通阡葺室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窓矚田兼見江

上存江之嶺南對江山遠嶺阡陌縱橫塋埒交經導

渠引流脉散溝井蔚蔚豐秋苾苾香杭送夏登秀

迎秋晚成兼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時規節遞執遞

孰供粒食與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於多資理取

四〇三五 東書傳二十七 十一

足於滿腹許由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謂人生食足

則歡有餘何待多須邪工商衡牧似多須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

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則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

足但非田無以立耳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

春流馳寒波而秋徂風生浪於蘭渚日倒景於椒塗

飛漸榭於中沚取水月之歡娛日延陰而物清夕棲

芬而氣敷顧情交之永絕觀雲客之暫如此皆湖

但患言不盡意萬不馮一耳諸澗出原入湖故曰也水草則萍藻蘓菰蒲芹蓀兼菰蘋繁蘩蘆荇

菱蓮雖備物之借美獨扶涖之華鮮播綠葉之鬱

或含紅敷之續翻怨清香之難畱矜盛容之易闌必

充給而後舉豈蕙草之空殘卷斂弦之逸曲感江南

之哀歎秦箏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舊愛還舉出難

是采菱歌江南是和曲云江南采蓮秦箏倡兼茹

篇唐上奏蒲生詩皆感物致賦魚藻類繁荇亦有詩

人之詠不復具敘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

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竝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

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菁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栢萬代

而不殞伏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蒂茂素蕤於

紫枝既佳年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本草所出藥處

上所生耳此境出藥甚多雷公栢君古之采藥醫緩

古之良工故曰別悉參核者菱核桃杏人也六根者

芍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根也五華者董華

荒華搃華菊華旋覆華也九實者連前實槐實栢實

兔絲實女貞實蛇木實蔓荊實參實也二冬者

天門麥門冬三建者附天子雄烏頭水香蘭草林蘭

文子卷栢伏苓並皆仙物凡此衆藥事悉見於神農其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

味水石別谷巨細各彙既脩竦而便娟亦蕭森而翁

蔚露夕沾而悽陰風朝振而清氣玄捎雲以拂杪臨

碧潭而挺翠蕙上林與淇澳驗東南之所遺企山陽

之游踐遲鸞鷺之棲託憶崑園之悲調慨伶倫之哀

簫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放而防露作二箭一者苦

箭大葉一者苦

筭箭細葉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黃苦水竹依水生甚細密
吳中以爲宅接石竹本科叢大以充屋椽巨者竿挺之屬
細者無筭之流也脩竦便媚蕭森翁蔚皆竹也上林關
中之禁苑淇澳衛地之竹園方此皆不知其類會
箭畦此地最富焉山陽竹林之游鸞鷲棲食之所
竹任爲筍黃帝時伶倫斷其厚均者吹之爲黃鐘
女思歸作竹竿之詩楚人故諫其木則松柏檀櫟
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其木則松柏檀櫟
桐榆

屢柘穀棟欂栳檮剛柔性異貞脆質殊卑高沃瘠
各隨所如欒合抱以隱岑杪千仞而排虛委岡上而喬

竦蔭澗下而扶疏沿長谷以傾柯攢積石以插
水而增允氣結風而回敷當巖勁而蔥情承和煦而

芬腴送墜葉於秋晏遲含萼於春初
皆木之類選其美者載之山有曰岡

繁飛泳騎透胡可根源觀貞相音備削山川寒燠順

節隨空匪敦
草木竹植物魚鳥獸動物獸有相種有騰者有走者走者騁騰者透謂種類既

繁不可根源但觀其貞狀相其音聲則知小川之好興節隨空自然之數非可敦戒也魚則鰓鱧

鮒鯁鱒鮠鯁鮪鮓鮔鮕鮖鮗鮘鮙鮚鮛鮜鮝鮞鮟鮠鮡鮢鮣鮤鮥鮦鮧鮨鮪鮫鮴鮵鮶鮷鮸鮹鮺鮻鮼鮽鮾鮿鮺鮻鮼鮽鮾鮿

雲鮮咬藻戲浪汎符流淵或鼓鯁而湍躍或掉尾而波

旋鱸黃乘時以入浦鯁鯁沿瀨以出泉
鯁音優鱧音禮鮒音附鱧音敘

鱧音寸衣反鮒音晚鯁音連鮪音誌仙反鮓音房鮔音

鮕音沙鯁音居縹反鮖音上羊反鮗音比之反鮘音
竹介反皆說文字林音詩云錦衾有爛故云錦爛鱸鳥
糞一時集鯁音感鯁音迅皆出谿中曰上恒以爲

後無祇悔庶乘此得以入道莊周云海人
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今無害彼之心各

說豫於林池也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

落羶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

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鹿野之華

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

之芳園雖絳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

招提於幽峯冀振錫之息肩庶鎧王之贈

席想香積之惠餐事注而思通理匪絕而

可温賈誼弔屈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
流聚落是墟邑謂歌哭諱訟有諸誼

華不及山野為僧居止也經教欲令在山

中皆有成文老子一善貸且善成此道惠

物也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

華處堅固林說泥漚處菴羅園說不思議

雖今身林苑園制苑仿佛在管依然託想

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鎧王香

積事出維摩經論語云温故知新理既不

絕更宜復温則可用也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

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

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

龜非筮擇良選奇翦榛開逕尋石覓崖四

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

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年之高
本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
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
樸果甘露於道場云初經略躬自履行備諸苦辛
既不以麗為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謝郊苦節之

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憇倚石
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觀三世以其夢撫六
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
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

之不早謂曇降法流二法師也二公辭恩愛棄妻子輕
舉入山外緣都絕魚肉不人口糞掃必在體物
見之絕歎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西發不勝造道者其亦
如此往石門瀑布中路高棲之遊昔告離之始期生東山
沒存西方相遇之欣實以賤物重已棄世希靈駭
一日為千載猶慨恨不早

彼促年愛是長生冀異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
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頽形羨蟬蛻之匪
日撫雲蜺其若驚馬陵名山而屢憇過巖室而
披情雖未階於至道且緬絕於世纓指松菌而興

言良未齊於殤彭此一言敘仙學者雖未及佛道之
高然出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
喬師安期先生是馬明生師二事出列仙傳洞真經云今
學仙者亦明師以自發悟故不辭苦殊頽形也莊周云和

以天兒兒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巖室披露其情性且獲長生方之松菌瑒彭蠡然有間也山作水役

不以一牧資待各徒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

伐竹抽笋自篁擿筍于谷揚勝所拮秋冬臨

獲野有蔓草獵涉奠奠亦醞山清介爾景福苦

以木成甘以播孰慕榘高林剥芟巖椒掘蒨

陽崖擿攤陰標晝見寒茅宵見索綯芟菰翦

蒲以薦以芟既坭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咸各有律

六月採蜜八月採栗備物為繁略載靡悉此

章謂是山作及水役採拾諸事也然漁獵之事皆不載楊楊桃也山間謂之木子臨音覆字出字林詩人云六

月食鬱及奠獵涉字出爾雅木木酒味甘播播酒味甘並至美兼以療病播治癰核木治瘦冷榘音甚味似菰

菜而勝刊木而作之謂之慕芟音及採以為紙舊音倩採以為泔澣音鬱採以為飲採蜜撲栗各隨其月也

若迺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知厥所兩居謂南

北兩處谷有居止峯嶠阻絕水道通耳觀風瞻雲然後方知其處所南山則夾渠二田

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羣峯參差出其

間連岫複陸成其坂眾流漑灌以環近諸堤擁

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凌阜泛波水往步

還還回往匝枉渚負巒阜美表趣胡可勝單杭

北頂以葺館殷南峯以石軒羅曾崖於戶裏列

北頂以葺館殷南峯以石軒羅曾崖於戶裏列

鏡瀾於窓前因丹霞以頰楣附碧雲以翠椽
視奔星之俯馳顧之未牽鷓鴣鴻翻者翦而

莫及何但鷺雀之翩翹沈泉傍出潺湲浹於東檐
桀壁對峙砢礧於西雷脩竹葳蕤以翳蒼灌木
森沈以蒙茂蘿曼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
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嶺岫夏涼寒燠隨
時取適階基回互撩撻乘隔此焉卜寢翫水弄
石邇即回眺終歲罔斃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
之如借眇邈逸於人羣長寄心於雲霓

南山是開創卜居之

處也從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綿具田野或升或降當三里
許塗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綠矜彌阜橫波踈石側道
飛流以為寓目之美觀及至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迄于東
山二里有餘南悉連嶺疊郭青翠相接雲煙霄路殆無倪
際從逕入谷凡有三口万壁西南石門世南池東南皆
別載其事緣路初入行於竹逕半路闊以竹渠澗既入東
南傍山渠展轉幽奇異處同美路北東西路因山為郭正
北狹處踐湖為池南山相對皆有崖巖東北枕壑下則清
川如鏡傾柯盤石被噢映渚西巖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
葺基補宇在林之中水衛石階開窓對山仰眺曾峯俯
鏡瀾壑巖半嶺復有一樓迥望周眺既得遠趣還顧西
館望對窓戶綠崖下者密竹蒙逕從北直南悉是竹園東
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峯南眺遠嶺四山周回
溪澗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巖岫畏曲之好備盡之矣刊翦
開築此焉居處細趣密翫非可具記故較言因以小湖
大勢耳越山列其表側傍緬為異觀也

鄰於其隈衆流所湊萬泉所回沈濫異形首苾

終肥別有山水路邈緬歸

沈濫肥皆名泉名事見於詩云此萬泉所湊各有

形求歸其路迺界北山棧道傾虧蹬閣連卷復

有水逕繚繞回圓瀾瀾平湖泓泓澄淵孤岸竦秀

長洲芊綿既瞻既眺曠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

異源同口赴隘八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丘峯

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稍巖木映波而結藪逕南

澹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故悉晨暮託

星宿以知左右

往反經過自非巖澗便是水逕淵泉相對皆有趣也

山川澗

石州岸草木既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贖山

匪硿而是姑川有清而無濁石傍林而插巖泉恟

澗而下谷淵轉渚而散芳岸靡沙而映竹草迎

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在寒而納煦面

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嶙舉峯則

羣竦以巖嶭浮泉飛流以寫空沈波潛溢於洞

穴凡此皆異所而咸善殊節而俱悅

土山載石曰硿山有林曰

姑此章謂山川泉美亦不必有故物敘其最居山之後事亦皆有尋求也

春秋有待朝夕

須資既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富有採藥救

類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

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以揮且列于

言誠特此推

謂寒待綿纈暑待絺絺朝夕食飲設此諸業以待之藥以療疾又在其外

事之相推自不得不然至於聽講放生研書敷文皆其所好韓非有揚較班固亦云揚較古今其義一也左思曰為左右揚較而陳之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乍

遠羅行布株選早候晚猗蔚溪澗森踈崖巘杏

壇榛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名梨棗殊所杜杞

林檎帶谷映渚榭梅流芬於回巒桺柿被實於

長浦

莊周天漁父見孔子杏壇之上維摩詰經桺樹園楊雄蜀都賦云橘林左太冲亦云戶有橘柚

之園桃李所殖甚多棗梨事出北河濟之間淮穎諸處故云殊所也

吐町所載太息榮

藉芳蓼葳蕤葳薺葳葳蘇薑綠葵春節以懷露

白薤感時而負霜寒葱標倩以陵陰春藿吐苕

以近陽

葳非見詩桺舟中管子曰北伐山戎得寒葱更闡云寒葱挺困灌蔬自供不待外求者也

弱質難怕頽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顏自傷承

清府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

靈波而憩轅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撫曾

嶺之細辛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

陽於紅泉

此皆任年之藥即近山之所出有來拾欲以消病也

安居三時冬夏

三月遠僧有來近眾無關法鼓郎響且頌清發

散華霏蕤流香飛越所曠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
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啓善趣於南倡歸清
暢於北机非獨慝於予情諒僉感於君子山中兮清寂
羣紛紛兮自絕周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寒風兮搔屑
面陽兮常熒炎炎兮隆熾對陰兮霜雪悒曾臺兮陟
雲根坐澗下兮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滅衆僧

冬夏二時坐謂之安居輒九十日衆遠近聚萃法鼓頌悒
華香四種是齋講之事析說是齋講之議乘此之心可濟
彼之生南倡者都講北机者法師山中靜寂實是講
說之處兼有林木可隨寒暑恒得清和以為適也好生

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盡各景之懼分一往之仁心拔萬族
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將闡漾水性於江流吸

雲物於天端覩騰翰之頽頽視鼓鯁之往還馳騁者儻能
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云物皆好生但以我而觀便可
知彼之情各景懼命是好生事

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萬族之險難水性
雲物各尋其生老子云馳騁四獵令人心發狂猜害者恒
以忍害為心見放生
之理或可得悟也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滕

剖衷見柱下之經二觀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
積於道術垂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

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無
兵技醫日龜筮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筭數律曆之書或

平生之所流覽竝於今而稟諸驗前識之要道抱一德

而不渝莊周云輪扁語齊桓公公之所讀書聖人之糟粕勝者金勝之流也柱下老子豪上莊子

二七是篇數也云此二書最有理過伊管亂實愛

此以往皆是聖人之教猶往者所稟斯文接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

頌咸各有倫爰暨山樓彌歷年紀辛夕之暇日自求諸已

研精靜慮貞觀厥美懷秋成章含笑奏理謂少好文

以來別緣沅關尋慮文詠以盡暇日若遇乘檣持之告

評養遠之篇畏絕迹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

管忌下衰之在旃投吾心於高人落實名於聖賢庶滅

景於空洞許道音於箕山愚假駒以表谷涓隱巖以寒

考來鹿蒙

以織帛皓機商而顯志卿復茂而敷詞

鄭別谷而永逝梁去霸而之會高居唐

而膏空臺依崖而穴墀咸自得以窮年眇貞思於所

遺老子云善攝生者莊子云謂之不善持生又云養生有無崖達生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絕迹上皇

下衰有名義亦皆出莊周廣成子在些峒之上黃帝

之師也許由隱於箕山堯以天下讓而不取愚公居

于欲阜齊桓公逐鹿入山見之涓子隱於宥山好餌

木告伯陽琴心三篇庚桑偏得老子之道居嶺巖之

山楚狂接與楚王聞其賢使使者聘之於是遊諸

名山在蜀峨眉山徐無鬼巖樓觀與勞之間先生

若山林矣乃肯見寡人無鬼問君純嗜欲屏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采菘菜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事紙每為業四皓避秦亂入商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馬長卿馬牛而進秦亂不樂負卿大事

述與身子別於山河終身不反梁伯鸞隱

霸陵山中耕織以自娛後復入會稽山臺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崖為二室采藥自給高文通居西廂山從容自贖其窈窕幽深寂寞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

既耳目之靡端豈足跡之所踐蓋終古於三季俟通

明於五眼權近慮以停筆抑淺知而絕簡謂此既非

更待三明五通然後可踐履耳故停筆太祖登祚誅絕簡不復多云冀夫賞音悟夫此旨也

徐羨之等徵為秘書監孫召不起上使允祿大夫范

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使整理祕閣書補足

闕又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

撰晉書粗立條流書見在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

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壘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

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

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

上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曰自中

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

帝聰明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

同文執使久凋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
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存生
盡況陵瑩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
不憤歎而景平執事竝非其才且構紛
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極
忠烈囚朔漠縣河三千翻爲寇有晚遭
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亾此國
恥空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
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
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
仁者所爲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末遠師
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旣反得
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援
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爲首尾而
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
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時來之會
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茲日若相持
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

苟乖其時難爲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
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爲本古今聖德未之
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
居然故古人云旣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昔
魏氏之疆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世之盛
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
史策者也自堯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
長驅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
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
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曩有前言況五胡代
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
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渴飢注志
南雲爲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
後則未兆即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
富兵彊不必乘會於我爲易責在得時器械旣
充衆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又
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箸自貢典先才
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疆富之

實昭然可知爲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邪或
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
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
火甘泉況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
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
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
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鼂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
憤歎方於今日皆爲賒矣晉武中主耳值孫皓
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
能業崇當年區于一統況今陛下聰明聖哲天
下歸仁文德與武功竝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
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
天或遠命亦同敵不滅矧伊頑虜假日而已哉
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官胤景嚴
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之相如
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叫萬無恨矣
久欲上陳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
渴十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靈運

以疾東歸而遊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歲元嘉五年靈運旣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容之食尊旣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貞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璿臨川內史爲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父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

凡厥人士竝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為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詣第叙哀何勗謂表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為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為南中郎行參軍掌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顓堅執不與靈運既不

得回踵又求始寧岷嶲湖爲田顛又固執靈運
謂顛非存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毀傷
之與顛遂構讎隙因靈運橫恣百姓驚擾乃表
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出京都詣
闕上表曰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
乖人間幽棲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
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顛二十七日
疏云比日異論噂沓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
微爲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
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
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爲何事及
見顛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
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
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
虛聲爲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
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
勇冠鄉邦劔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
之罪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聲今影迹無端假謗

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罪矣其生實貴悲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歛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秩中二千石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錄望生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靈運率部衆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詔曰靈運罪豐累仍誠合盡法但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廣州其後秦郡府將宗齊受至除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亂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受掩討遂共格戰悉禽付獄其一人姓趙名欽山陽縣人云同村薛道雙先與謝康樂共事以去九月初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先作臨川

郡犯事徙送廣州謝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算其取謝若得者如意之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及既還飢饉緣路為劫盜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臨死作詩曰龍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脩短非所愍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嚴上泯詩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

時元嘉十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子鳳蚤卒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我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粲劉向揚

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
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
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晉至于建安曹
氏基命二祖陳王咸甚匡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
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
相如巧為形似之云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
宣以氣質為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
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
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縵旨星稠繁文綺合
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
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
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
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
寄言上德託意玄珠迺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
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
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竝
方軌前秀垂軌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

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
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
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
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
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芻情
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
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
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
曰不然請待來哲

列傳第二十七

宋書六十七



